

## The Four Elements: 四元素启示录

### 火部：麒麟非兽

当祝融暴烈地回呛烧芭凶手的栽赃

养生专家们都在热议

胎息术有速成法吗？

但语言学家说炁原来是气的异体

那字形底下熊熊的烈焰更像祭典里的篝火

把空气中的焦虑燃烧成一种香甜的信仰

唯物论者宁可继续扛着左心房的石砖

为自己砌一座隔绝毒雾的牢房

在肺叶的紫黑瘀斑蔓延以前

忧伤的味蕾已被潜意识冷藏

后现代的雾霾次第从南方袭来

岸口的睡狮依旧在炎夏中蛰眠

不安的指数年复一年在图表中狂跳狞笑

污染颗粒悄悄潜入鼻腔直达肺腑张牙舞爪

窃喜的商人在口罩里吟哦暴富的腹语

自尊崩坏一角的政客还在加减乘除中进退失据

当动物们都在油棕林里化成焦土

大家都窝在冷气房无人设坛求雨

因为经济精算师没能看懂卦爻易经

贪婪的狼烟又翻越到更远的城邦

火在血管里强势窜烧  
缺氧的梦里可以嗅到二氧化硫  
默守危城的模范市民开始铺陈逃亡的地图  
实体面积只有一张短程机票的大小  
隔壁邻居埋怨自己不能水陆两栖  
我却突然想起孔子口里那匹仁兽  
它虽披火而行 在篆书里每一笔划都像一道夺目磷光  
剽悍的蹄响不愿踩死一只蝼蚁  
在我安详的孩提碑拓了美好的印记  
这个节骨眼好想取出宣纸研墨  
画一只展翅会飞的麒麟

### **水部：观想一座紫砂城池**

童年总在一种水漾的状态中浮潜  
连环图里的共工和大禹不够错综  
黑胆石的茶盘 端坐一盏袅袅龙井  
妆点成一壁沧浪的城池  
在提壶注水之际 迟到的鲛已姗姗就座  
“我不是虚构的，更不是一尾鱼。”  
鲛啜饮着茶汤，幽幽地说。  
“至少你死得干脆，不必反复被兀鹰啄去眼睛。”  
鲛的偷窃下场毕竟没有普罗米修斯惨烈  
穿越文学肌理的息壤终究并未复归天帝  
聪明的人们把它匿藏在群妖狂舞的《山海经》

史官们都患有严重偏食的隐癖  
鸿门宴上重复回播霸王被复刻的刚愎  
乌江之滨一直在摆渡楚人垓乐的呜咽  
演义小说更要忠奸分明  
曹操在戏台上硬被抹上狡诈的白脸  
周公吐脯的诗句只在文学课堂里朗朗苏醒  
屈原虽也在离骚中为鲛抱过不平  
诗人却无力挥动板斧劈碎碑刻的涂鸦  
最后把自己生祭在淼淼汨罗江  
才发现鱼的瞳孔早已溃糜  
就此成就一页悲壮的荒诞

少了破壳而生的历练  
胎生动物注定都屈从于独裁霸权  
失败的英雄永远都被放逐到野史里流浪  
传奇的刺青就此被困锁在厚重的竹筒里  
上古神话未曾载记豹胆泉雄的颂赞  
即使勇猛蚩尤也惟有饮恨涿鹿之野  
来吧，再烹一壶冻顶乌龙  
关公巡城之后又见韩信在茶阵中点兵  
当卷缩的老叶在水里舒展成一池睡莲  
让我们用贫瘠的现代辞藻遥遥祭奠  
楚辞里曾经叱咤九霄的魂灵  
云梦泽的臆想每夜仍在眼帘深处安眠

## 风部：狼的呼嗥

气象台再也不敢轻忽诡谲的风向  
狂袭东岸的飓风宛如一道决绝的剑气  
割裂了人们脆弱的寸寸神经  
摩登的教堂导读着乱世哼哼唧唧的救赎范本  
死寂的闹市耸峙的高楼如排列成矩的墓林  
暮霭苍茫中有翼如垂天之云  
那是炽天使率领的三分之一魔军  
在世间雄踞的一道得意风景  
摘去光环的他们在地上已漫游千年  
而我们逐一抵押自己的色身订立契约  
但丁的史诗在公元 1321 年之后已成绝响  
浮士德不是候选名单里狼角色的第一人选  
  
倒数声交叠咏叹调迎来狂欢的新纪元  
脱去人皮外衣的狼、狮子和豹  
纵情穿梭于冥府与炼狱  
贪欲、野心和逸乐才是游戏得奖的终极指标  
嗜血的我们竞相蜕变成贪图口欲的饕餮  
把原始的伊甸乐园改建成罪恶的泡沫舞池  
急遽让肉身腐烂令骷髅现形  
不费一兵一卒魔王巍然作壁上观  
这一回合的对峙胜负已定 准备摆宴痛饮

紫太阳不再只是诗意的隐喻  
倦勤的圣战士已在纳降的大纛下黯然缴械  
每次的新闻快报（捷报）都是黑暗王子凯旋的号角  
不愿在叛天时表明立场的天使必受永恒的咒诅  
折翼的骑墙派只能随着一面无主旗帜彷徨漂泊  
恰似苍蝇被刷去了赖以生存的复眼  
北风的呼啸犹如凄厉的狼嚎  
当核试炸如雨点般击碎每只海豚善良的背鳍  
最后的救赎只剩在耳蜗里装一只昂贵的捕兽器

### **土部：地球不再是圆体**

Sin 根本不是数理名词 布道者早就说了  
那是罪人镂刻在第七根肋骨的辨识记号  
古时候的黥面太不人道 殉道者早该扬弃  
当夜游神不再谛听自己的告解  
地球只是宇宙间一个不成型的疙瘩  
假道学们绞尽脑汁忙着为来生储备资粮  
密谋在正与邪不能两分的过渡期  
审判来临以前先创设一道棘手的程序  
心虚的大慈善家们争先除下假面褪去罗衣  
在辉煌殿堂的吟诵声中歃血立盟 克隆神谕  
自订舒心的教条重新在凡间设籍殖民

Sense 本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异能  
但人类选择了用物欲掩盖灵犀

真理循环故障 阴阳调节失衡  
蛇冷的月光映照碧落的神话  
所有关于圆周率的概数全面作废  
一切公转自转的定律都是前人的败笔  
拯救的呼声只是一堆空洞的口号（骗局）  
工业污染 山林滥垦 军备竞赛  
是各国首脑台面下相互掣肘的王道  
觊觎别人的领土 悍守自己的疆域  
再以火箭为令 命吴刚嫦娥速速出走移民

**Saint** 绝对是对圣人最完美的英译  
迤邐的音调从唇瓣间吞吐出无棱的声符  
如灰鲸荡起的水纹不能熨平的几何图形  
无情的炮火终于轰掉了最后一座摘星楼  
地球皲裂的表皮像极了我的丝袜和阿嬷入殓的脸  
混沌之初任何圆锥体的物件都附有无穷的奥义  
从埃及人的金字塔到古印度的《百道梵书》  
隐含成、住、坏、空之间的通关密语  
接引四散奔逃的群兽登陆全新领地

### 后 2012 备忘录：写在下一个千禧之前

上个世纪末厄尔尼诺是个受虐后早熟的孩子  
如刑天把眼睛错长在肚脐 任性挥舞着干戚  
被洪水点化的人类霎时有些感悟  
为其加冕封作上帝之子（圣婴）

甫一转身却把各种有毒气体塞进大地的七窍  
呢喃着母亲啊母亲 至少容我再听一阕摇篮曲  
输光盘缠后大不了踩着受难的黄土向苍天嚎哭  
代价只是唯唯诺诺抄写了无新意的忏悔录  
伪装一个烧掉别人祠堂的无知小孩请求宽恕

空气中悬浮着各种诱人犯错的青铜色菌体  
乘着风如硫酸侵蚀众生的眼耳鼻舌身意  
科学家不断警告天气的反常是最后一张通牒  
羞惭的信徒匍匐在如来座下合掌祷告  
紧捉低眉菩萨的衣袂 对怒目金刚不敢抬眼  
烦腻的玛雅人已悄悄随海啸一起退潮  
悲剧在转折处总要埋下几个伏笔  
当季候风鱼贯掠过太平洋以西 哲学家们发现  
古希腊的四元素可以解构出最初始的万物缘起  
隐形的方舟就在真我溯返的上游漂流

预言家当然不相信因果只顾及膨胀的胃囊  
执意搬演老掉牙的狼来了乐此不疲  
犯傻的造物者临近收成时才明白  
自己埋下的试探种子基因经已变异  
天地之间已然满目疮痍 连笨拙的鸚鵡都在唱诵  
狡诈的后裔们纷纷戴上你的面具欺世盗名  
2012 以后末日遗老们的鼓膜虽已溃烂  
率众祈福的牙床还在打架

白齿和舌头埋伏在口腔内争论不休：  
大自然接下来会以什么新姿态反扑  
尽早做好全盘推演 再狠狠一掷孤注

—— 完 ——